

“蓝斗篷”侦探系列



古刹芳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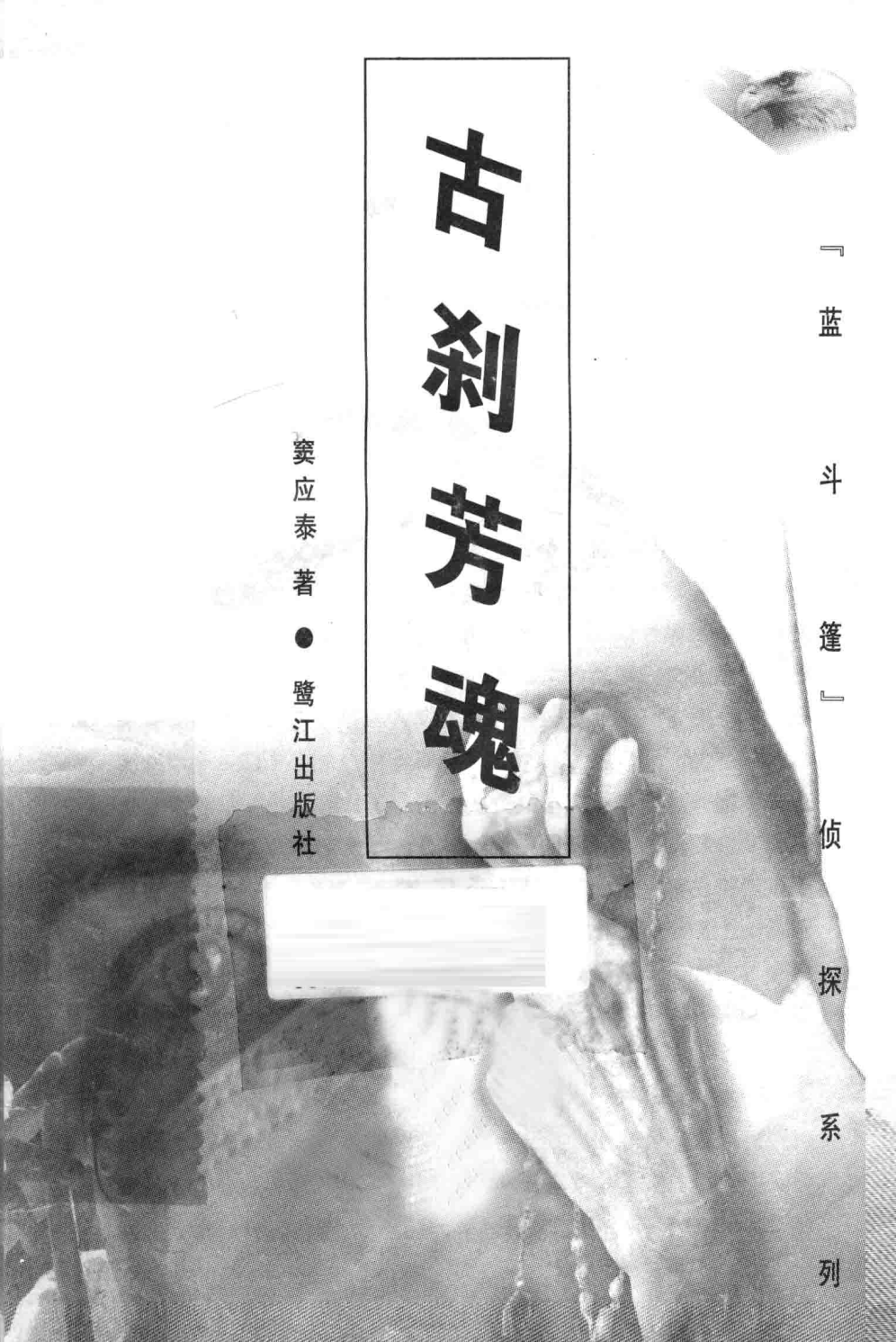
窦应泰 著 ● 鹭江出版社

古刹寂静、神秘，隐着幽情，也藏着杀机……

『蓝斗篷』侦探系列

古刹芳魂

窦应泰 著 ● 鹭江出版社



〔闽〕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刹芳魂/窦应泰著.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9. 8

(“蓝斗篷”侦探系列)

ISBN 7-80610-738-X

I. 古… II. 窦… III. ①中篇小说: 侦探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 侦探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6958 号

“蓝斗篷”侦探系列

古刹芳魂

窦应泰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海沧区 22 号 邮编: 361004)

福州七二一厂印刷

(福州市鼓屏路 33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850×1168 1/32 12 277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610-738-X

I·132 定价: 16.1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侦探与当代英雄

——序“‘蓝斗篷’侦探系列”

林 焱

1

中国的侦探文学不仅博得国人的喜爱，在世界上也广有影响——这指的是中国古代的“侦探文学”即“公案小说”。有不少外国的侦探题材艺术作品取材于中国公案文学，或者模仿中国古代公案文学的格式，援用公案小说中所表达的深厚的文化意味。比如荷兰作家罗伯特·梵·古利克的“狄公案”系列侦探小说，就完全模仿我们古代的公案小说。

中国公案小说的成熟要比西方侦探小说早得多。外国文学史首推爱伦·坡为侦探文学的鼻祖，而中国的公案小说《包龙图判百家案》（成书于1594年即明万历年间）比爱伦·坡的创作早了350年。从侦探小说特定形式的成熟、从人物塑造的完整性、从情节的丰富性来看，包公案比爱伦·坡的小说都高出一大截。更遑论《包龙图判百家案》一气推出100个公案故事，而爱伦·坡《述异集》中算得上侦探题材的也不过十个左右。

然而，当世界各国的侦探文学群雄并起、万华竞发之时，中国的侦探文学却出现一个相当长的断裂期。近年，我国当代侦探题材艺术作品出现了不少令读者与观众欣喜之佳作，但置于开放的文化格局中，放在当今世界侦探题材艺术作品的同一水平线上，

仍显见其不足。当然，各国文化自有其侧重和旨向，不能在同一量级的竞技台上比出个绝对的输赢；而面对着大量翻译进来的侦探文学以及侦探题材的影视作品，还包括更多的不用翻译就直接通过各种传媒进入我们大众视野的作品，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力量进行一番检阅并做好下一步较量的准备。

鹭江出版社推出的“‘蓝斗篷’侦探系列”荟萃了我国侦探小说创作的10部作品，恰与群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10部《当代侦探推理小说文库》一南一北相呼应。如果经年坚持这样的南北唱和，可以预期我国的侦探文学创作一定会重现公案小说的辉煌。

我国文学创作正处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时期。文学观念与创作的重新调整是必然的趋势。这一次调整与80年代中期作家的自觉全然不同，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市场格局强迫作家们进行新的选择，也就是说，这次的文学观念调整带有相当大程度的非自觉成分。

当坚持文学现代性的“纯”小说困守于日渐窄小的地盘，当粗陋的文字产品日渐膨胀并败坏大众读者的文化知觉，“‘蓝斗篷’侦探系列”的一些作者们试图拓展出中间地带——既坚持“纯”文学的思考与审美意义，又使广大读者乐于接受。

2

我国的侦探文学与国外“同行”相比，可以看出技巧技术、生活色彩等方面的弱项。有人认为这些因客观条件不可改变的弱项，注定了我国侦探文学的不能“出彩”。这虽也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把握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在当代艺术作品所构建的整个世界格局中，侦探人物应该如何定位？我们说的是艺术作品所构建的世界格局，是一种“假定”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指现实生活；所以我们所讨论

的侦探人物的定位，也是在文艺消费意义上“假定”性的定位。

我对此的理解是，侦探人物是当代英雄，这是我对文艺作品中的侦探角色的定位。

每一时代的叙事文学作品中，都有某种身份的人物充当英雄的角色。各民族的远古传说中，神总是主宰世界的英雄。后来，在历史演义、史诗传奇作品中，只能由帝王将相，或者敢与跟帝王将相对抗的人物才称得上英雄。西方文艺复兴、启蒙主义运动后，有一段时间里平民人物成为叙事文艺作品中的主角，即与传统的英雄品格相反的“反英雄”形象——比如“流浪汉小说”中，就以社会地位最卑微的人物为“英雄”，这与中国民间故事中的济公等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俄国文学中，创造出最早的“多余人”形象的作品竟是以《当代英雄》为名。可见“英雄”这个称号一度陷入过于强调平民意识的庸凡化的社会情绪中。

这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幸，却也带来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主义的复苏。无论是描写统帅人物的史诗式作品，还是“战壕文学”等记述普通士兵的文章，都在追寻新一代英雄的精神风姿。

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冷战，经历着世界格局的不断重组，经由各种思潮的风云变幻，文艺作品中的“英雄”的接力棒传到了侦探人物的手中。

一部著名的英国侦探小说题为《要不要告诉总统》。描写美国新一任总统刚刚上台，就受到严重的人身威胁；当然，同时受到威胁的是国家的安全。作品的主人公不是总统，而是联邦调查局的年轻特工麦克。这个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特工解救了总统，解除了整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这部侦探小说除了题目很耐人寻味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身份——杰弗里·阿切尔在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是英国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也就是说，作者弃政

(或离政)从文时,他心目中理想的拯救世界的人物,不是政坛巨擘,而是侦探式的人物。

胆魄过人、救难拯厄的侦探人物,在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中涌现。侦探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不靠组织与调动军队、使用先进武器大规模歼灭敌军,而是发挥自己的智力与勇气,用巧妙的手段发现凶犯与消灭凶犯,从而制止战争与大规模的杀伤性行为。这样的人物,成了人们的崇拜对象。

如果稍作考察,就不难发现,新近世界各国的文艺作品中,侦探人物成了匡扶人类正义、把握世界命运的主要人物。这虽然只是一种“文艺”的、娱乐消遣式的假想,但毕竟也反映了文艺创作的一种流向,反映了人们思想评价和理想情绪的一种走向,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秩序重构的关注,反映了人们对匡扶正义、维持世界和平秩序的期望。

这当然不是一种对待社会现实的态度,而只是一种天真的、理想式的情绪,就像古代初民相信“神”会制服“恶魔”,给人间带来永久的安宁一样。在文艺作品中,这种“返童”式的天真的情绪增加,应该说是人类对自己命运的信心的增强。侦探文学作品中包括着人们对安定的世界秩序的期盼,对正义与公理的呼唤,而实现这种期盼,回答这种呼唤的,就是有智有勇有胆有识,也总有一些小毛病的侦探人物。

及至庞大的核武库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着全人类的命运,及至恐怖组织以非常规的手段残暴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制造重大的危机,及至人类的生存受到各种潜在的、致命的不安全因素(如生态、生化、人工智能等)的侵扰,及至人们发现外部自然世界中存在的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如大规模自然灾害、甚至外层空间的入侵者),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担忧日益增加。人们希望有更强大的力量来维持这个世界的安宁,希望

除国家元首、军队、法律之外，还有更可靠的方式保护着生活的安全。这种期望，也就是当代英雄——侦探人物越来越被神化的理由。他们经常能完成总统、军队、以及司法机构所不能完成的“平暴安良”的艰巨任务。

3

侦探人物成为当代英雄的另一个条件是，侦探人物所担负的使命的改变。早期侦探人物的“用武之地”，多半在于追寻被窃的珍宝，破获人命案。福尔摩斯的放大镜就是早期侦探人物所具有的功能的典型“意象”。也就是说，早期的侦探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人所未见的“蛛丝马迹”。中国的公案人物，实在比早期外国的侦探气魄大得多，包公动不动就跟皇亲国戚较量一番。包公所用的三个铡，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可以说是中国公案人物的“意象”。铡刀一放在公堂前，坏人的脑袋搬了家，正义就得到匡扶与伸张。“铡刀”与“放大镜”这两个意象有很大的差别，但都说明早期侦探的基本任务是识别与铲除社会中的个别坏人。

当代侦探的任务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除暴安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还是他们的职责，但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家与整个世界安全。也就是说，侦探小说的关注点，已经从对具体的个别公民的生命财产的关注，转移到对整个世界安全的关注。这是侦探文学的一个极其有价值的思潮，是通俗文学价值观念的一次大的提升。

在雅克·安多瓦纳的小说《帝国银行劫案》中，罪犯窃掠了日本东京帝国银行的上百万钱款。这部背景发生在二战后的侦探小说，想像力是很大胆的。小说另一个独特的构思是，最终没有发现真正的罪犯，当然也不能弄清楚罪犯的真正目的。不能侦破的案件，不能弄清的犯罪目的，这使侦探的眼前出现一片空白，出

现盲视区。空白与盲视，正是侦探目标与任务发生转移的一个起点。

在后来的侦探作品中，侦探的使命常常不局限在保护财产、保护个别人的生命安全，而是将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重任担负起来。美国伏尔特·韦杰的小说《电话行动》中，克格勃的战争狂人窃取美国的核战略设施机密，其目的在于毁灭西方世界。在巴拉德的小说《第四帝国行动》中，虽然几个国家的特工是围绕着一只存在瑞士银行里的金老虎展开追逐，真正的目的却在于制止德国纳粹力量重新将世界带进战争火海的阴谋。

这样的构思，人们已经屡见不鲜了。但也许并没有想到，这样的构思，侦探任务的移位，包含着怎样的社会情绪倾向？我们的侦探文学，是不是也可以对人类共同的命运，对共同的社会情绪倾向加以关注和表达？

4

侦探人物成为当代英雄的另一个条件是，他们所拥有的以及所面对的，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当一种新的科技理论刚刚诞生、一种科技成果刚刚出现时，最先使用它们的，或者是侦探，或者是侦探的对手——犯罪分子。这里当然指的是在文艺作品所虚构的世界里，在大众所能接触到的直观的知觉对象中。

比如日本新干线铁路通车，这无疑是科技新成果。当人们正在享受这一科技进步的产物时，就出现了以新干线为背景的惊险作品——恐怖分子在列车上安放了炸弹，列车只能以高速前进，一放慢速度就会导致爆炸。这个设想的本身就是源于民众对科技成果的一种隐忧。而解除这个灾难，使高速列车安全运行，保护了新干线铁路的，是特工侦探。

这就是侦探成为当代英雄的一个实例。在大众的视野里，科技人员没有成为英雄，政界领导人没有成为英雄，军人也没有成为英雄，而侦探成了英雄。当然，这只是在假定性的、文艺作品所虚构的世界里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对真实世界的价值判断。这种从文艺作品所虚构的世界里得到心理安慰和假定性满足的社会情绪，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需要的——即使在文明程度非常低下的社会里，人们也需要虚构出自己这个地域、这个群落的保护者。在高科技时代，侦探人物对科技的熟练掌握，既是创作者赋予他们的一种几乎与生俱有的才能，也是一般民众所希望、所乐于承认的事实。

近年来，电脑技术的发达，给人类的生活带来许多新的景观。但不可否认，一般民众，甚至包括电脑专业技术人员，对电脑在人类生活中会带来哪些福与祸，都抱着疑惑与隐忧。在这种社会情绪氛围里，侦探人物在运用电脑造福人类、制止犯罪等方面，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在近年许多侦探题材作品中，常常离不开电脑技术的运用——这是任何其他题材作品所没有的一种独特的现象。这个现象说明，侦探作品中的侦探人物是高科技的化身，或者说是高科技的代言人。

大名鼎鼎的邦德——“007”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英国通俗小说家伊恩·弗莱明于1958~1964年间创作了“007”间谍题材小说系列，据称是以双面间谍达斯科·波波夫（1912~1981）为模特儿。1962年，英国埃恩电影公司根据伊恩·弗莱明的小说摄制了第一部詹姆斯·邦德的影片《007 追赶 NO 博士》。及至1995年，布丁·坎贝多导演的新的“007”系列影片《黄金眼》（后来还有以香港为背景的续作）。从“007”半个世纪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邦德操持的武器，不再是早

期小说与影片描写的冲锋枪、匕首，而是激光武器、太空武器；他的侦察工具、通讯工具不再是潜望镜、传真机之类的玩意儿，而是电脑机群、国际互联网络；他的交通工具也不再可能是客运火车，而是子弹列车、轻型超音飞机；他所要截获的不是一份情报或情报的传送工具，而是太空武器的枢纽设施。

可以相信，今后任何一种新的科技成果的出现，都会被（虚构世界里的）侦探所首先占有和运用。这也是侦探之成为当代公众心目中英雄的一个重要条件。

5

侦探文学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投合社会民众最敏感的、最迫切的心理需要，则是诸因素中最重要的一条。

当然，中国的侦探小说，未必要步国外同类题材作品的后尘。中国侦探人物的英雄主义的表现方式，也未必要向外国“同行”学习。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优秀的侦探题材文艺作品。我们可以预知，在我们优秀的侦探文学作品中，一定能塑造出让民众崇拜的当代英雄形象。

希望有朝一日读者将像记住“包公案”一样，记住“蓝斗篷”。

医案	(1)
窥破隐私的侦探官	(35)
古刹芳魂	(71)
神秘的未亡人	(107)
胭脂镯	(143)
照片上的无名少女	(177)
僧格林沁墓穴图	(213)
雨中的阴谋	(249)
紫斑蝶	(289)
红嘴相思鸟	(327)
后记	(368)

医案

一 恶讯传进了会议室

1948年7月。炎热的下午。

松辽县公安局的会议室里，弥漫着劣质烟草刺鼻的烟雾。尽管所有的窗子都敞开着，却没有一丝凉风。炎热炙人的斜阳投射在长方形会议桌上，人们显得闷热难熬。

会议桌的一端，坐着一位身材魁梧，穿灰白军装的人。他四十多岁，光头，面庞红润而严峻。两条浓浓的剑眉下，双目炯炯。他就是有名的剿匪英雄，公安局长陈凤池。

陈凤池的目光环顾全场，副局长黄一帆正侃侃地向与会者汇报着这座刚刚从国民党手里夺回一个月的县城的治安情况。陈凤池的脑际不禁浮现出刚刚解放的县城全貌。县城郑街原是松辽平原上有名的商埠小镇。然而如今却是一片鏖战后的狼藉，满目疮痍，断壁残垣。车站附近的商业区在一年前已被国民党飞机炸成一片瓦砾。县城解放后，混乱现象迅速消除，向县政府报告蒋匪遗留物资的群众络绎不绝。甚至有人从大井里捞出了枪支，也送交了公安局。昨天街头上居然出现了“大新舞台今日准演《定军山》”的戏报。郑街从战争的恐怖中解脱出来了！

陈凤池纷乱的思绪，被黄一帆的讲话引回到现实中来，他说：

“在公安局的领导下，武装纠察队成立后，加强了防空，敌机不敢低飞。为了支援四平攻坚战，我们仅用一天就动员了150副担架，看来流血的战争结束了，我们面临的是更加复杂的斗争……”

“陈局长！陈局长！”蓦地，静悄悄的会议室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即通讯员刘德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不顾会场上一双双惊愕眼睛的盯视，大声地对陈凤池说：“刚才接到县委的电话，组织部长田中雨，他……”

“田部长怎么啦？”陈凤池“叭”地合上小本子。所有参加会议的干部都屏住了呼吸。

“田部长死了！”刘德脱口说出这一惊人心魄的消息，顿时，会场一片骚动。

二 古大仙的草药

“陈局长，这是电话记录。”刘德用湿透了的军帽揩拭额上的汗，说，“县委刘书记在电话里说，田部长是中午死的，黎文书哭昏了……”

“老田患什么病？”陈凤池看了黄一帆一眼。黄一帆叹口气道：“还不是老病。他从关里来东北就有胃疼的病根。他老病一犯，疼得他满炕打滚。有时折腾两天，喝点苏打，也就好了。前天县委扩大会议，老田还好好，按说像田部长那么强壮的体格，怎么能突然死去呢？”

陈凤池默默无语，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恰好这时，门外快步地奔进一个面色黝黑、浓眉阔口的军人来，他就是纠察大队长邓建国。他冲进门来，二话不说，“哇”地一声坐在椅子上哭出来：“老田死得好快呀！唔唔，他是俺的老领导啊……”陈凤池问：“建国，你去了现场？”邓建国怏然地抹一

把眼泪说：“什么现场不现场，老田是病死的！”陈凤池问：“老田吃了什么药？”邓建国道：“我听黎月娟说，昨天早上犯了胃病，晚上老田亲自请德庆会药房的古大仙开了一剂草药。上午老田还是好好的，可中午喝一剂药，下午便咽了气！你说怪不怪？”

“什么？”黄一帆吃惊道，“胡闹！怎么能吃古尚高的药？他是巫医！”

在一片嗡嗡的议论声里，陈凤池双眉紧蹙。他听黄一帆正愤愤地讲：“这古大仙，早年是跳大神出身，巫医诈财，政治上又亲国民党，因此在郑街名声极臭……”陈凤池打断他问：“此人医术如何？”黄一帆道：“医术嘛，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有两把刷子，大多数人骂他狗屁不通。跳大神出身，还能治病吗？”

烟雾在陈凤池的眼前缭绕，他的浓眉皱成了个“川”字。他心中疑云重重，暗问自己：难道田部长的猝然死亡，真与古大仙有某种关联？

三 一对和美的伉俪

暮色苍茫时分，陈凤池从城郊雁翎区回到县城郑街。他想到下午县委刘书记和他的那次谈话：县城刚解放，治安迫在眉睫。谁知在这时候，县委组织部长田中雨又不明不白地死了！在陈凤池的眼前，浮现出田中雨那张惨白的脸孔。刚才他到雁翎区政府的西厢房里，见他尸体上覆盖着一床军用毛毯。老田从土改时就住在这里，迄今还兼任着雁翎区的区长。如今在区政府的院井里，凉风飒飒，一派肃然。几个哭红了眼睛的区干部，都恋恋不舍地围在田部长停尸的厢房门前，不肯离去。陈凤池经副区长指点，从廊檐下几个女干部中间，找到了死者的妻子，县委办公室文书黎月娟。她是位三十出头的女子，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衣，给

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纯朴而洁静。她生得文文静静，弯弯的柳眉下，闪动着一双忧戚的杏眼。也许因为丈夫死得突然，黎月娟的面庞憔悴而苍白，双眼呆然无神，见陈凤池和区委的领导出现在丈夫的灵前，她的眼泪便扑簌簌地淌下来。她欲哭又止，碎玉般的牙齿咬住下唇，任凭苦涩的泪水凄然而下。

陈凤池和黎月娟虽不相识，对她的人品却早有耳闻。县委机关的上上下下谁不知道田部长有位贤慧而又文静的妻子？由于黎月娟在副局长黄一帆的领导下搞过一段土改，所以黄一帆对小黎的评价甚高。他从黄一帆的嘴里得知黎月娟作风正派，性格娴静，是极善做群众工作的能手。她文才颇高，且又能写一手好字。如今厄运降临在这位单纯而贤良的女文书身上，她怎能不悲恸欲绝呢？

人们让开一条路，陈凤池来到田中雨的遗体前。他轻轻地揭开白色罩单，露出了田部长苍白而浮肿的面容。死者双眉舒展，看得出他是平静离开人间的。这位和陈凤池并肩战斗，令土匪胡子闻风丧胆的“双枪将”，难道竟这般无声无息地死去？

副区长在前引路，陈凤池来到区政府的宿舍。这是两座坐北朝南的草屋，前排西侧一间就是田部长的家。这是两间简朴的陋室。由于撒了来苏儿，室内弥漫着刺鼻的药味。墙上挂有田中雨和黎月娟的合影，两人并肩含笑地站在河堤上，和煦的阳光映照出夫妻俩幸福的脸庞。陈凤池问：“田部长是土改后结婚的？”副区长说：“其实他俩结婚还不到一年。虽说他和她年龄相差悬殊一些，可他们相处和睦，老田把小黎当成亲妹子，小黎尊敬老田的为人。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陈凤池从书柜上找到老田用过的药壶，他将药渣倒在报纸上，包好后准备带回去研究。他忽然看见在小柜上面，陈放着酒精棉盒和药针盒，感到十分意外：“这也是老田用的？”副区长道：“这

是小黎随时备用的。您不知小黎是护士出身，参加革命后她的一技之长也用上了。有时谁得了病，打支盘尼西林什么的，不用去医院，小黎就给处置了。咳，小黎真是个好同志，可惜命太苦了，刚在革命队伍里找到温暖，老田他就……咳！”

四 拘捕古尚高

仲夏傍晚的郑街，显得格外紧张。主要路口戒了严，街上出现了戴白袖标的纠察队。公安局门前，人头攒动。陈凤池借着沉沉的暮霭，混进了人群，听那七嘴八舌的议论：“天理良心！古大仙这坏种早就该狠狠整治他，国民党在时他就红得发紫，现在该他倒霉了！”

.....

陈凤池挤在愤怒的人群里，这时方知古尚高已被逮捕起来了！陈凤池看出古尚高的民愤不小。但是古尚高与田部长有什么新仇旧恨？他是误药伤人，还是有意谋杀？陈凤池正在沉思，身后冷不丁有人扯他一把，回头一看，原来是纠察大队长邓建国。陈凤池急忙把邓建国拉到稍远处的路灯下，严厉地追问道：“老邓，这是谁干的？”邓建国道：“黄副局长同意的，我就把古大仙给拘捕了！”陈凤池沉默不语，忽然问：“有证据吗？”邓建国道：“还要什么证据？人已经治死了。对这巫医不惩治，群众答应吗？陈局长你听，大家恨不得马上把他毙了！”陈凤池蹙了蹙眉，问：“古尚高认罪吗？”邓建国解开衣扣，拭一把脸上的汗说：“刚才审了一回，这家伙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陈凤池道：“猛张飞，我提醒你注意政策。决不可用粗暴的手段对待罪犯，这和打胡子土匪不同！”邓建国嘿嘿地笑着，陈凤池又叮咛几句，就离开大门，拐过一条小巷，从小便门进了公安局。蓦然间，从便门旁的树丛